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說岳全傳 第二十七回 岳飛大戰愛華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

詩曰：將軍勇敢士爭先，番寇忙忙去若煙。失鹿得馬相倚伏，空擒兀朮獻軍前。

卻說岳元帥令吉青去引兀朮，先令張顯、湯懷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東山埋伏。但聽炮響為號，擺開人馬捉拿兀朮，二人領命而去；又令王貴、牛皋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北山埋伏，吩咐道：「此處乃進山之路，等兀朮來時，讓他人馬進了谷口。聽炮響為號，將空車裝載亂石塞斷他的歸路，不可有違！」二將領命，依計而行，又令周青、趙雲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西山埋伏，炮響為號，殺將出來，阻住兀朮去路，二人領命而去。又命施全、梁興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正南上埋伏。號炮一響，一齊殺出，阻住兀朮去路，二將各各領命而去。又分撥軍兵五千，守住糧草，岳元帥自領一萬五千人馬，同著張保、王橫，佔住中央。分撥停當，專等兀朮到來。

且說吉青也不知兀朮在那裡，肚內尋思：「叫我何處尋他？」蹲著頭祇望著大路上走去。忽聽前邊馬嘶人喊，漸漸而來，不多時，人馬已近。吉青抬頭看來，一聲：「妙啊！」原來是哈軍師帶千餘人，尋著了兀朮，在李家莊上回來。吉青把馬打上一鞭，趕上前來，大叫：「兀朮，快拿頭來！」兀朮見了，便道：「你這殺不死的南蠻，某家饒你去罷了，又來怎麼？」吉青道：「臭狗奴！倒說得好！昨夜是老爺醉了，被你割斷了頭髮。如今我已醒了，須要賠還我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兀朮大怒，掄斧就砍。吉青使棒相迎。二馬相交，戰不上幾個回合，吉青敗走。兀朮追趕二□餘里，勒住馬不趕。吉青見他不趕，又轉回馬來叫道：「你這毛賊，為何不趕？」兀朮道：「你這個狗蠻子，不是我的對手，趕你做甚麼？」吉青道：「我實不是你的對手！我前面埋伏著人馬，要捉你這毛賊，諒你也不敢來！」兀朮大怒道：「你不說有埋伏，某家倒饒了你；你說是有埋伏，某家偏要拿你。」就把馬一拍，唵喇喇追將下來。

吉青在前，兀朮在後，看看追至愛華山，吉青一馬轉進谷口去了。軍師道：「狼主，我看這蠻子鬼頭鬼腦，恐怕真個有埋伏，回營去罷！」兀朮道：「這是那南蠻恐怕某家追趕，故說有埋伏嚇我，況此乃上金陵必由的大路。你可催趨大隊上來，待某家先進去，看是如何？」兀朮帶領眾軍，追進谷口，祇見吉青在前邊招手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我與你戰三百合。」說罷，往後山去了。

兀朮細看那山，中央闊，四面都是小山抱住，沒有出路，失驚道：「今我已進谷口，倘被南蠻截住歸路，如何是好，不如出去罷！」正欲轉馬，祇聽得一聲炮響，四面盡皆吶喊，豎起旗幟，猶如一片刀山劍嶺。那□萬八百兒郎團團圍住愛華山，大叫：「休要走了兀朮！」祇嚇得兀朮魂不附體！但見帥旗飄蕩，一將當先：頭戴爛銀盔，身披銀葉甲，內襯白羅袍，坐下白龍馬，手執瀝泉槍，隆長白臉，三絡微鬚，膀闊腰圓，□分威武。馬前站的是張保，手執渾鐵棍；馬後跟的是王橫，拿著熟銅棍。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！

兀朮見了，先有三分著急了，祇得硬著膽問道：「你這南蠻姓名誰？快報上來！」岳爺道：「我已認得你這毛賊，正叫做金兀朮。你欺中國無人，興兵南犯，將我二聖劫遷北去，百般凌辱，自古至今，從未有此，恨不食你之肉，寢你之皮！今我主康王即位金陵，招集天下兵馬，正要搗你巢穴，迎回二聖，不期天網恢恢，自來送死。吾非別人，乃大宋兵馬副元帥姓岳名飛的便是。今日你既到此，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本帥動手。」兀朮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岳飛。前番我王兄誤中你的詭計，在青龍山上被你傷了□萬大兵，正要前來尋你報仇！今日相逢，怎肯輕輕的放走了？你不要走，吃我一斧！」拍馬搖斧，直奔岳爺，岳爺挺槍迎戰。槍來斧擋，斧去槍迎，真個是：棋逢敵手，各逞英雄，兩個殺做一團，輸贏未定。

卻說那哈迷蚩飛馬回報大營，恰遇著大狼主粘罕、二狼主喇罕、三狼主答罕、五狼主澤利，帶領元帥結摩忽、吱摩忽、空裡布、窩裡布、賀必達、斗必利、金骨都、銀骨都、銅骨都、鐵骨都、金眼大磨、銀眼大磨、銅先文郎、鐵先文郎、哈裡圖、哈裡強、哈鐵龍、哈鐵虎、沙文金、沙文銀、大小元帥、眾平章等，率領三□萬人馬，正在跟尋下來。哈迷蚩就將吉青引戰，今已殺入愛華山去說與眾人。粘罕就催動人馬望愛華山而來。

再說山上牛皋望見了，便對王貴道：「王哥，祇有一個番將在這裡邊，怕大哥一個殺不過，還要把這車擋在此做甚麼？你看下邊有許多番兵來了，我等閑在這裡，不如把車兒推開了，下去殺他一個快活，燥燥脾胃何如？」王貴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二人就叫軍士把石車推開，領著這二萬人馬，飛馬下山來迎敵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這岳元帥與兀朮交戰到七八□個回合，兀朮招架不住，被岳爺鉤開斧，拔出腰間銀鋼，耍的一鋼，正中兀朮肩膀。兀朮大叫一聲，掙轉火龍駒，往谷口敗去，見路就走。奔至北邊谷口，正值那王貴、牛皋下山去交戰了，無人擋阻，徑被兀朮一馬逃下山去了。元帥查問守車軍士，方知牛皋、王貴下山情由，元帥就傳令眾弟兄，各各領兵下山接戰。一聲炮響，這幾位兇神惡煞，引著那□萬八百長勝軍，蜂擁一般，殺人番陣內。將遇將傷，兵逢兵死，直殺得天昏日暗，地裂煙飛，山崩海倒，霧慘雲愁。這正是：

大鵬初會赤鬚龍，愛華山下顯神通。南北兒郎爭勝負，英雄各自逞威風。

這一場大戰，殺得那金兵大敗虧輸，望西北而逃。岳元帥在後邊催動人馬，急急追趕，直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番兵前奔，岳兵後趕，趕下二三□里地面，卻有兩座惡山，緊緊相對。那左邊的叫麒麟山，山上有一位大王，叫做張國祥，原是水滸寨中菜園子張青之子，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做那殺人放火的生涯。右邊的喚做獅子山，山上也有一位大王，姓董名芳，也是水滸寨中雙槍將董平之子，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幹那打家劫舍的道路。

這一日，約定了下山擺圍場吃酒，忽見嘍囉來報道：「前面遮天蓋地的番兵敗下來了。」張國祥道：「賢弟，怪不得我們兩日生意清淡，原來都被他們抄掉了！我們何不把兵馬兩邊擺開，等他們來時，俱使長槍撓鉤，強弓硬弩，飛爪留客住，兩邊修削。等他過去了一半，我和你出去截殺，搶他些物件，以備山寨之用何如？」董芳道：「哥哥好主意！」就叫眾嘍囉埋伏停當。恰好金兵敗到兩山交界，祇聽得齊聲吶喊，那眾番兵頂梁上攝去了三魂，腳底下溜掉了七魄。後邊人馬追來，前面又有人馬擋住，豈不是死？祇得拚命奪路而走。卻被那些嘍囉左修右削，殺死無數。但是番兵眾多，截他不住，祇得讓他走。看看過了一大半，祇剩得三千來騎人馬，那張國祥一條棍，董芳兩枝槍，殺將出來，殺得那些番兵番將，滿山遍野，四散逃生。

正殺得鬧熱，後邊王貴、牛皋、梁興、吉青四員統制，剛剛追到這裡。張國祥與董芳兩個那裡認得，見他們生得相貌兇惡，祇道也是番將，搶上來接著廝殺。王貴、牛皋也是蠢的，不管三七二□一，就與他交戰。四個殺了兩個，各各用心，反把那些番兵放走了。

不一時，岳元帥大兵已到，看見兩員將與牛皋等廝殺，便大叫：「住手！」兩邊聽見，各收住了兵器。岳元帥道：「爾等何人，擅敢將本帥的兵將擋住，放走了番兵，是何道理？」張國祥、董芳見了岳元帥旗號，方纔曉得錯認了，慌忙跳下馬來，跪在馬前道：「我們弟兄兩個是綠林中好漢，見番兵敗來，在此截殺。看見這四位將軍生得醜陋，祇道也是番將，故此交戰。不知是元帥到來，故爾衝撞！我弟兄兩個情願投在麾下，望元帥收錄！」岳爺便下馬來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改邪歸正，理當如此。二位請起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張國祥就把兩人的姓名履歷，細細說明。岳爺大喜，便道：「此刻本帥要追趕兀朮，不得工夫與賢弟們敘談。你二位可回山寨收拾了，徑到黃河口營中來相會便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如此，元帥請先行，小人們隨後就來。」又向牛皋等說道：「適纔冒犯，有罪，有罪！」牛皋道：「如今是一家了，不必說客話，快快去收拾罷！」二人別了眾將，各自上山收拾人馬糧草，不提。

再說岳元帥大兵，急急追趕。兀朮正行之間，祇聽得眾平章等哭將起來，原來前邊就是黃河阻住，並無船隻可渡，後邊岳軍又吶喊追來。兀朮道：「這遭真個沒命了！」正在危急之際，那哈迷蚩用手指道：「恭喜狼主，這上流頭五六□隻戰船，不是狼主的

旗號麼？」兀朮定睛一看道：「果然不差，是我的旗號。」就命眾軍士高聲叫喊：「快把船來渡我們過去！」你道這戰船是那裡來的？卻是魯王劉豫，與曹榮守著黃河，卻被張所殺敗，敗將下來。到是因禍而得福，偏偏又遇著橫風，一時使不到岸。

後面岳兵看看趕到，兀朮好不驚慌。忽見蘆葦裡一隻小船搖將出來，艙上一個漁翁獨自搖著櫓。兀朮便叫漁翁：「快將船來，救某家過去，多將金銀謝你！」那漁翁道：「來了。」忙將小船搖到岸邊道：「我的船上，祇好渡一人。」兀朮道：「我的馬一同渡過去罷。」漁翁道：「快些上來，我要趕生意。」兀朮慌慌張張牽馬上船，那漁翁把篙一點，那隻小船已離岸有幾里，把櫓慢慢的搖開。這兀朮回頭看那些戰船，剛剛擺到岸邊。這些王兄、御弟、元帥、平章等，各各搶著下船逃命，四五□號大船都裝得滿滿的。有那些番兵爭上船跌下水去淹死的，不計其數。內有一號裝得太重，纔至河心，一陣風，骨碌碌的沉了！還有岸上無船可渡的番兵，盡被宋兵殺死，屍骸堆積如山。

兀朮正在悲傷，祇聽得岸上宋將高聲大叫：「你那漁戶，把朝廷的對頭救到那裡去？還不快快搖攏來！」漁翁道：「這是我發財發福的主人，怎麼倒送與你做功勞？」岳元帥道：「那漁翁聲音，正是中原人，可對他說：捉拿番將上來，自有千金賞賜，萬戶侯封。」張保、王橫領著軍令，高聲傳令道：「那漁翁快將番將獻來！」兀朮對漁翁道：「你不要聽他。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四太子兀朮便是。你若救了某家，回到本國，就封你個王位，決不失信。」漁翁道：「說是說得好，但有一件成不得。」兀朮道：「是那一件？」漁翁道：「我是中原人，祖宗姻親俱在中國，怎能受你富貴？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送我到對岸，多將些金銀謝你罷！」漁翁道：「好是好，與你講了半日的話，祇怕你還不曾曉得我的姓名。」兀朮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說與我知道了，好補報你。」漁翁道：「我本待不對你說，卻是你真個不曉得。我父親叔伯，名震天下，乃是梁山泊有名的阮氏三雄。我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爺爺的兒子，名喚阮良的便是。你想，大兵在此，不去藏躲，反在這裡救你，那有這樣的呆子？祇因目下新君登位，要拿你去做個進見之禮物。倒不如你自己把衣甲脫了，好等老爺來綁，省得費我老爺的力氣。」兀朮聽了大怒，吼了一聲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！」提起金雀斧，望阮良頭上砍來。

阮良道：「不要動手！待我洗淨了身子，再來拿你。」一個翻筋斗，撲通的下水去了。那隻船，卻在水面上滴溜溜的轉。

那兀朮本來是北番人，祇慣騎馬，不會乘船的，又不識水性，又不會搖櫓，正沒做個理會處。那阮良卻在船底下雙手推著，把船望南岸上送。兀朮越發慌張了，大叫：「軍師！快來救我！」哈迷蚩看見，忙叫：「小船上兵卒並到大船上來，快快去救狼主！」

阮良聽得有船來救，透出水來一望，趁勢兩手扳著船沿，把身子望上一擡，又往下一墜，那隻船就面向水，底朝天。兀朮翻入河中，卻被阮良連人帶斧兩手抱住，兩足一登，戲水如游平地，望南岸而來。

這正是：屋漏遭霖雨，船破遇颶風。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